



青春美文
粉红纪

找故事的人，醉心于故事里的明天；有故事的人，醉心于故事里的从前。等从时光中醒来，蓦然发现，那份最初的情怀，依然。

王秋声／著

SHIGUANG SHENSHUI QIANMIAN

时
光

深 眠 浅 眼

未来出版社



青春美文
粉红纪



未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时光深睡浅眠 / 王秋声著. -- 西安 : 未来出版社,
2014.7

ISBN 978-7-5417-4772-4

I. ①时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144711号

时光深睡浅眠

SHIGUANGSHENSHUIQIANMIAN

选题策划 陆三强 闫喜军
图书统筹 贾晓冬 陈 欣
图书监制 董晓明
责任编辑 王 元 吴月梅
责任校对 王安南
装帧设计 李 倩 马 蕊
出版社 未来出版社
地 址 西安市丰庆路91号
(邮政编码 710082)
发行单位 全国新华书店
承印单位 郑州金辉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10mm × 1000mm 1/16
字 数 150千字
印 张 11
版 次 2014年7月第1版
印 次 2014年7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17-4772-4
定 价 16.80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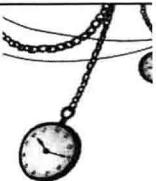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凡购本系列图书，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等印装错误，可随时退换。

联系电话：0371-56782055

目 录

CONTENTS



停水和停电是对好兄弟 / 001

爱情最初的路口 / 006

HEIO, 比里当的驴子 / 015

铁轨上的风 / 023

孤独感 / 030

聊斋先生 / 038

断刃 / 042

赵云 / 059

一只蝴蝶破茧而出的时间 / 063

等待陌生人 / 071

局内人 / 076

尽头 / 087

目 录

CONTENTS



失忆的烟草巷 / 094

幻觉 / 099

爱情最末的路口 / 107

爱情阑珊 / 115

与其不相恋，不如不相见 / 123

缠绕耳际的蔓草时光 / 129

他们的故事 / 141

爱情的记忆里有只花斑狗 / 149

穿过岁月明灭的风 / 159

一个参赛女孩的文学梦想 / 167



停水和停电是对好兄弟

冰的红豆糖水巨好喝

我面前的桌子上摆着一种雀巢的黑咖啡，这种咖啡最大的优点就是黑，黑得像苍蝇的脊背。我抿一口，感觉好像有无数只苍蝇在唇齿间飞来飞去。可我还是义无反顾地喝了下去，然后骗自己说其实我是在喝石油。

此刻在我的脑海中，反复出现两个人的影子。

第一个人叫苏珊，她是我半年前的女朋友。我们分手的时候，她的理由是我们的城市相距太远，见一面太麻烦，动不动就得坐火车，而她不喜欢坐火车。其实，喜欢一个人跟喜不喜欢坐火车完全是两码事，她过分强调了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。北极没有企鹅，不是因为北极熊把它们吃光了。欲加之罪何患无辞，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，所以听完她的话掉头就走。怪只怪我当初追她的时候太容易了，以至于分手的时候想假装难过都难。容易到手的东西往往不被珍惜，这恐怕也是她甩了我的原因之一。

在分手的半年时间里，我们没有联系过，却不止一次地通过QQ空间了解彼此的动态。我们都在关心对方过得如何。我喜欢隐身，而她不会隐身，所以她每次进来我都知道。其实隐身进空间很容易，她怎么就是学不会呢？看来还是一如既往地笨。

有一次，我在她的QQ签名上看到一句话，立刻就笑喷了，她的头像改成一个穿肚兜的小屁孩，咧着嘴说：冰的红豆糖水巨好喝！

我眼前立刻出现了她托着腮帮假装无辜的模样，我怀疑当初就是这模样蛊惑了我，所以我才不计后果地爱上了她。

嗯，她还是个孩子，我原谅她了。

停水和停电是对好兄弟

我和晨晨远在高中的时候就埋下祸根。那时候我酝酿着追她的计划，可惜还没有付诸行动，



她就被我的一个重色轻友的死党追到手了。

后来晨晨还大言不惭地说：“你有什么好委屈的？我又不是没给你机会！”我义愤填膺地说：“你什么时候给我机会了？”她嘟着嘴理直气壮：“高二毕业那天，我在花园里坐了整整一个通宵！”

于是我就不再说话了。

她见我不吱声，得寸进尺起来，企图借机扳正形象：“我本来是不同意的，可他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抱住我，我能怎么办？”我像是抓住了把柄，反驳说：“他抱你，你就让他抱？”晨晨哼一声：“你站着说话不腰疼！”

怒气冲冲地对视了半晌，我丢下一句话：“幸亏没有追你，你的贞节观念太差了！”然后就扬长而去。

后来我和晨晨在同一个城市里上大学，见她需要花费我两块钱公交费，一来一回需要四块钱。我心疼这四块钱，不去找她，就选择时刻留意她的空间，带着猥亵的念头希望能从里面看到她分手的消息。令我失望的是，这两个人的感情一直很稳固，三年后我临近毕业，他们还没有分手的迹象。

我们相互发短信的时候，都刻意回避有关爱情的话题。我怕她错以为我还在念念不忘，她怕伤我的自尊心。其实我的自尊早就被她伤过了，已经变得血淋淋的，再捅两刀也无所谓。一句歌词说得好：“别对着我哭，没人会在乎！”就是鼓励我要笑对伤害。

我在短信里说：“好热啊！屋里的蚊子都被热死啦！”她就说：“蚊子怎么可能热死呢？你骗我的吧！”她那么聪明，一定听得懂我的冷笑话，可她就是故意气我，让我觉得自己很无聊。

我说：“我发烧了，整个世界都在舞蹈。”她就说：“发烧了好啊，经常发烧可以烧死癌细胞，以后不得癌症。”

我说：“电压太低，我们这里停电了，还闹水荒，你说日子怎么过呀？”她就说：“停电又停水，看来它们是好兄弟。”

我还能说什么呢？我只好沉默。

然后她又不甘心地问一句：“怎么不说话了，热成肉干了？”

我说：“就当我热成肉干好了，饿了可以吃自己！”

被骚扰后的骚扰短信

我和苏珊分手不到半年，我俩所在的两座城市开通了城际公交，十四块钱就可以肆无忌惮地串门。可惜我再也没有去那里的理由了。

桌子上的手机突然滴滴叫了两声，进来一条短信。滑开滑盖，看到一串陌生号码。陌生号码背后，是一条言辞激烈的短信。

“你怎么这么贱啊！深更半夜打我的电话！你不知道我明天要考试吗？”

号码很熟悉，但一时又想不起来是谁。唯一可以肯定的是，这是一条被骚扰后的报复短信，口吻像是一个女生。看来，这位怨妇一生气，按错了键，把短信发到我的手机上了。

我回复说：“我没有给你打电话啊，能告诉我你是谁吗？”

一段长长的沉默，手机仿佛被屏蔽了一般，变成了一个安分守己的哑巴。

我又仔细看了看号码，突然心里咯噔了一下。人是习惯忘记的动物，可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竟会忘得这么彻底。

可是，她怎么会有我的号码呢？

夜深人静，手机屏幕再次亮起来：“我是苏珊。”

我说：“我知道。”

“那你为什么还要那么说？”

我说：“我是现在才知道的。”

这是我们分手之后的第一次交谈，云淡风轻得像天空不曾下过雨。

然而我的眼角，却在此时，干燥得快要滴出水来。

八十块不可能环游世界

苏珊把车票扔进垃圾桶里，她的这个动作漂亮极了，这使我联想到当初她把我从身边踹开的情景。人脑有选择性记忆的功能，我关了那些温暖的阀门，却把封存已久的残酷一股脑地端出来。

可是，当我抬头看见苏珊那张成熟中夹杂着无辜的脸时，我却怎么也生气不起来。

她的手提包又换了一个，这半年，不知道已经换了多少个。包是紫色的，一点也不张扬，两侧却各有一条色彩绚烂的流苏，扎实地给我一种不安全感。我低着头跟在她身后，始终保持三米开外的距离。

见我这个样子，她有点不乐意了：“你还是这么喜欢捡钱啊？”

我说：“这么多年养成的习惯，改不掉了。”

苏珊叹了口气：“如果当初不和你分手，说不定你就改掉了。”

我的脑海里顿时浮现出与这句话相关的情景：苏珊粉嫩的拳头狠狠地挥过来，击在我的脊梁上，我触电一般地站直身子。那时候，苏珊像训练狗一样训练我，让我按着她的标准走路，昂首挺胸，和以前没出息的样子挥手道别。只能说，在限制我的人身自由方面，她完全可以拿到一百分。

苏珊明确无误地表示，她来这里不是为了看我，只是因为听说这座城市的游乐场要搞半价。

她还是那么喜欢占便宜，专卖店打折的信息她总是第一个知道。我一万字的稿费还不够她买一件衣服。不知道是因为稿费太低了，还是因为衣服太贵了。

想不到半年之后，我们还会重新站在游乐场的大门外。和上次不同的是，我决定相信自己。上一次来就是因为太相信她，在玩旋转郁金香的时候，晕了；在玩阿拉伯飞毯的时候，吐了；玩过山车的时候，我说什么也不肯上去。她态度强硬地说如果我不上去她就不玩了，让我的八十块钱白搭。我一心疼，就上去了。我闭着眼睛狂飙一通，结果下来之后，就哭得像个断奶的孩子。

这一次，我只玩旋转木马和摩天轮。我在旋转木马上提议说：“比比咱俩谁坐的时间长！”苏珊的眼睛里充满鄙夷：“我说你怎么这么没出息呀！”

摩天轮爬到最高点的时候，苏珊的兴致来了，她说：“这个地方最接近上帝，咱们来许愿吧！”我摇摇头：“我不许，你许吧。”她抛下一句：“真扫兴！”说完便闭上眼睛，双手合十，口中念念有词，那种虔诚有加的态度让我想起了一个词：庄重。许完了愿，她又巴巴地望着我：“你猜我许的什么愿？”我木木地说：“我猜不着，你说呢？”她快崩溃了，深吸一口气，眼神里流露出末日将临的表情。我在心里说：“反正我已经不是你男朋友了，你生气也不干我的事！”

摩天轮慢慢往下滑，她突然变得一本正经：“还记得你说过要带我环游世界吗？”我想了想说：“记得，可惜我现在还穷着呢，没法实现。”她神色专注地看我一眼，轻轻转过头去，



欲言又止。

我不知道她准备说些什么，只是觉得，她专注的神情有点可怕。我怕她会觉察到我突然涌上来的心疼。

好想一直望着你到望眼欲穿

送走了苏珊，我意外地收到晨晨发来的短信。她问我今天玩得怎么样。

我有一种莫名的冲动，想把一整天的经过原原本本地告诉她。我想告诉她，你亲爱的同桌苏珊来了，她还是那么逞强，那么糟糕，可是最后关头我又犹豫了。我用一种敷衍的口气回答：“别提了！我又过了平淡无奇的一天。”

晨晨说：“你为什么不老实交代呢？你把苏珊惹哭了，到底怎么搞的？”

我猝然一惊：“你怎么知道苏珊来过？”

“我当然知道，是把你你的号码告诉她的。你不知道吗？苏珊要走了，她要去英国留学了，我曾经跟你说过，你难道忘了吗？你是什么脑子？”

瞬间，我像一个木头疙瘩，愣在马路中央。

我忽然想起苏珊欲言又止的表情。

想起她从车站的洗手间里出来时，那红红的眼圈与落寞的神色。想起她从我手里接过车票，然后带着颤抖的声音跟我说一句再见。

想起她在进站口渐行渐远的身影。

我又想起半年前，我坐火车去她所在的城市看她，火车缓缓减速，透过车窗，我看不见她纤细的肩膀在寒风中发抖，看见她朝火车开来的方向张望。她的神情是那么的专注，让我仅仅看上一眼，就再也不忍忘记。

晨晨说：“你以为苏珊把你忘了吗？你错了！这半年，她都在向我打听你的一举一动。你每一次换号，只要我知道，她都会知道。”

我说：“不可能，她不是很快就有男朋友了吗？”

“你真傻！当初你那么在乎她，她不那么说，你会放手吗？”

我又说了一句不可能，说着说着，突然发现我不是在否定一个事实，而是在努力说服自己不去相信。

我像喜欢自己一样喜欢你

毕业之前，我办了一张公交卡。很久以前，游遍这个城市的计划就已经在我心里酝酿，只是我一直不肯抽出时间去实施。

我安静地站着或坐着，车窗外陌生或熟悉的风景一闪而过。有些地方，注定只能在我心里短暂停留，而有些地方，我会默默记住，并在后来的日子里念念不忘。记住那些美好的事物，遗忘那些徒呼奈何的忧伤，成全自己的美丽人生。

最后，我登上了熟悉的28路公车。

说它熟悉，是因为它的名字烂熟于胸，更多的时候，我们只是擦肩而过。

坐上车，我给晨晨打了个招呼。我说有个天大的好消息要告诉她，我打算坐车去看她了！

没有让我等太久，她的回复就到了。看起来有点轻描淡写：“那好吧，我等你！”

可是，我却从这句话里读出了另一番味道。我等你，她为什么要这么说呢？一个等字，让我

心潮澎湃，于是我大着胆子说：“晨晨，你真的在等我吗？”

“是的，我一直都在等你！”

恍惚间，心弦一震。我的脑海里浮现出故事开始的场景，以及我们最初相识的地方。高二毕业那年，我和她约好放学后在花园里见面。我早早地跑到楼顶上观察她的行踪。我看不见她的身影一趟一趟地穿梭在宿舍与校门之间，身边跟着一个男生，那男生殷勤地为她扛行李。那些我准备为她做的事，他一个人全做了。

我从楼梯口狼狈不堪地走下来，头也不回地大步离开。

我当然不会知道，她在花园里等了我一个晚上这回事。

骤然，车身传来剧烈的颤抖。我看不见满车的乘客蜂拥着走过去，车厢变得空荡荡的。我正奇怪为什么司机不赶我下车，突然，车门前飘上来一道橘黄色的剪影。

是晨晨，她还是十八岁那年的打扮，纯白的连衣裙，粉色的鞋子，步履轻盈。

她来到面前，小声对我说：“你怎么那么笨啊！那个人是我哥哥！”

我说：“我知道，可是后来我又向你表白了一次，你为什么拒绝？”

她把身子俯得很低，没有说话。

我问：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那时候苏珊和我坐同桌了，她喜欢你，你看不出来，不代表我看不出来呀！”

我流着眼泪说对不起。

晨晨笑了笑，在我身边坐下，带着年华静好的气息，带着我伸手难及的清纯与温暖。

我们一言不发，呆呆地坐着。好像是一辈子的时间，又好像是刹那流逝的光阴。只是我们再也不能回头。

就像这篇文章的题目，停水和停电是对好兄弟，这是一个荒诞的开头，它不可能延伸出一个真实而美好的故事。即使圆满，也会因为仓促而消失。从28路上醒来，我发现，眼前的一切，只是一场不甘失落的梦。



愛情最初的路口

1

那天，我在教学楼最西端的资料室前转悠，我承认我是有目的的，可是，这目的绝对和后来的事情没有半点关系。请注意我的用词，我这么肯定是因为我确信自己是无辜的。

即使我趴在后排的玻璃窗上，分外专注地朝里面左顾右盼，我的心里还是没有产生一丁点邪念。我只对里面码得整整齐齐的图书感兴趣，我的心思全部集中在它们身上。一不小心，我的目光扫到窗台下面的油印机上。它保持着蓄势待发的姿势，圆圆的滚柱上擦着一层厚厚的油墨，在午后阳光的照耀下，折射出乌黑锃亮的光泽。在这一瞬间，我本能地闭上眼睛，以缓解斑驳而强烈的光线带来的不适感，并且在心里自然而然地产生一个念头，这油印机是用来干什么的？

三秒钟之后，我知晓了答案，因为在油印机旁边，摆着一摞和试卷一般大小的纸张。上面还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字，每个字形成一个闪亮的光斑，跃然纸上。可以想象这时候的我是多么惊讶，因为对于一个平时不怎么用功的学生来说，无意间发现了一个秘密的试卷诞生地，无疑是个巨大的惊喜。就像阿里巴巴发现了芝麻开门的秘诀一样，以后就不愁吃不愁穿了。

大概被突如其来的兴奋冲昏了头脑，我没有想到接下来的动作会带来什么严重的后果。当然，也来不及多想。

我伸手去拉窗户，心里有个声音在一遍遍告诉自己，快拿试卷，这样你就不用担心考试了，你就可以另辟蹊径，取得好成绩了，让期末复习见鬼去吧！我的手指轻轻一拨，把窗户拨开了一条缝。原来最后一个人离开的时候忘了把窗销插上。我抑制不住兴奋，再用力一推，两扇窗合成为一扇，面前的阻碍瞬间消失了，一股亲密无间的油墨味扑面而来。现在，只消把手伸进去，一份期末模拟试卷就到手了。数学不是我的强项，一旦拥有了它，我一定会成就前所未有的辉煌。在这种心理作用下，我面临的诱惑也就可想而知了。

我的脑细胞处于迷乱而亢奋的状态，暂时失去了深思熟虑的能力，手指也开始不受我的控制，在我还没有做出是否要动手的决定之前，它们已经在试卷散发出来的油墨气息的蛊惑下，变得蠢

蠢欲动。我几乎眼睁睁地看着它们把两张薄薄的卷子带了出来。

逃离现场时，我因为巨大的惶恐而忘记了关窗户。

2

夏晚，十三岁，一个坐在我后面的安静的女生。半个学期以来，我们之间的交谈绝对不超过三句。不是因为我天生沉默寡言，也不是因为她不喜欢和我说话，会出现这种状况，只有一个原因，我喜欢她。

她是继我之后第二个看到试卷的人。

每天，夏晚都会骑一辆色彩鲜艳的脚踏车，穿梭在河堤旁边的小路上。长长的头发遮盖着书包，时而高高地扬起，时而服服帖帖地趴在上面，只有在进了校门之后她才肯把它扎成一束马尾。这一点我观察得很仔细，我还知道，她喜欢用紫色的发夹夹头发，早餐喜欢喝牛奶，午餐喜欢吃红豆沙，晚餐我就知道了，因为那时候我们已经不在学校了。她还有记日记的习惯，在每篇日记的开头写上日期，然后是天气情况，接着是自己的心情。开心就画一个微笑的符号，不开心就画一个哭丧的表情。她还喜欢在日记的末尾署上准确时间，基本上都是七点到八点之间。她不喜欢看新闻联播，这一点我可以猜到。日记本的封面上是铁臂阿童木直冲上天的镜头，脚下腾起一道烟雾，神气十足。

自从她莫名其妙地把日记本留在家里之后，我就再没有偷看过了。

上课的时候，我总是找机会左顾右盼，只是为了观察坐在后面的夏晚是不是在注意我。如果她正目不转睛地盯着黑板看，我就会非常失落；如果不经意间我与她的目光接触，我就会在瞬间的窘迫之后，激动整整一节课。除此之外，我还养成了许多坏毛病，比如想入非非，时不时偷笑两声却浑然不觉；比如乱举手，站起来后却不知道要回答什么问题；比如爱出风头，和无辜的老师对着干等等。总之，我变坏了，为了一个女人。

后来我知道，几乎每个男生都经历过这么一个阶段，这些小心翼翼的试探和挖空心思的小阴谋，是我们踏上爱情之路的基础课程。明白了这些，我在回忆往事的时候就不再那么害羞了。

3

我把试卷攥在裤子口袋里，一溜烟地冲回教室。现在是开饭时间，同学们都去餐厅了，教室里空荡荡的。我在座位上坐好，心怦怦乱跳，脸上袭来一阵热浪。我意识到这个样子是不行的，太有做贼心虚的感觉了。下一步就是尽快让自己平静下来。可是，怎么做才能放慢心跳呢？我无计可施。

突然，心里涌上来一个大胆的想法：为什么不把卷子拿给夏晚看呢？这是多么好的一个机会啊！既能和她名正言顺地对话，又能让她见识到我是多么神通广大，说不定从此以后她就会对我另眼相看了。无论从哪个角度分析，都是百利而无一害的想法。但是，一定要找到一个恰当的借口，不能没来由地拿给她。太直接了反而不好，容易被她看穿心事。就好像我为了取悦她，故意把卷子偷出来似的，万一她这么想，那多不好意思啊！我左思右想，终于想到了一个万无一失的好主意。

等夏晚回来的时候，她会在桌屉里发现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：去楼顶。

纸条上当然不能署名字，我怕她发现是我之后置之不理，或者干脆把纸条撕了，那我岂不是白等了？初一时候的我已经很有自知之明地意识到我的长相，远远称不上一个帅字，所以，有这层顾虑还是可以理解的。



4

当夏晚慢条斯理地出现在楼顶的时候，我已经苦苦等了半个小时。此刻楼顶只有我一个人，她一眼就能猜出那张纸条是谁写的。马上，她脸上泛起一片红潮。

天啊，她是不是误解我了？顿时，我心里七上八下，那些想好的开场白，瞬息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可以看出来，夏晚也在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，她抿着嘴笑得很谨慎：“怎么是你呀？”

“你以为是谁呢？”我顺口冒出这么一句。

她不说话了。

我背着手迎上去，因为上句话营造出来的紧张气氛，以至于我的声音有点颤抖：“嗯……我想让你看样东西。”

“什么东西这么神秘，还藏在后面？”

我结结巴巴地说：“嗯……是卷子。”

“卷子？”

我顿了顿：“你猜是什么时候的卷子？”

“我猜不着，是上一次考试的卷子吧？”

“不是，是下一次考试的卷子。”

夏晚说：“我才不信呢！下一次考试的卷子，你怎么会有？”

“不信你看！”我把两只胳膊从背后伸出来，把卷子平摊在手掌上，在风力的作用下微微跳动的试卷，像一支优雅的舞蹈。

夏晚俯低身子，我担心她看不清楚，胳膊向上举了举。我们两个的节奏都没有把握好，以至于卷子几乎撞在她的额头上。

我忙不迭地说：“对不起！对不起！”

她羞涩地一笑：“果然是下一次模拟考试的卷子，你从哪里弄来的？”

我郑重其事地说：“不是弄来的，是捡来的。”

“捡来的？”

“是啊！我从资料室前面经过时无意间发现的。可能是某位老师觉得这张卷子印刷得不好，就把它扔出来了。”

夏晚拿在手里上上下下地翻看：“印刷得很好呀！”

无论事先的准备多么充分，都要做好随机应变的打算，这是我从一部电影里学到的。事实证明，这句话非常正确。我说：“印刷得好不好，咱们说了不算，你看……”

我用食指按了按字迹，上面立刻模糊一片。这完全是我指头上的汗水造成的，夏晚却信以为真。

接着，她问了一个我预料之中的问题：“你为什么要拿给我看呢？”

我说：“你数学好，我数学不好，你可以帮我做做。团结力量大！众人拾柴火焰高！”

她唇间抿出一个好看的弧度，只是没有说话。

我赶紧趁热打铁：“放心，没有人会知道的，除了你，我谁也没有告诉。”

夏晚把卷子折好：“那我先把答案做出来，再拿给你看，你想什么时候要？”

我努力装出波澜不惊的样子：“什么时候都可以，不用急！”

我们一前一后地离开了天台。

走到教室门口的时候，我碰上了夏晚的同桌——板凳。他斜了我一眼，没有说话。我也斜了

他一眼，没有说话。

5

我和板凳之间是有过节的。简单扼要地说，我们互为情敌。

这家伙和夏晚住在同一个小区，现在又和她坐同桌，这种得天独厚的条件是我万万不能比的。所以，他是挡在我和夏晚之间的最大障碍。

值得庆幸的是，他的身材太不匀称了，短短粗，胖乎乎，和我站在一起还不到我肩膀。这也是他被唤作板凳的原因。现在的女孩子不都是喜欢个子高一点的男生吗？虽然我也不是很高，可是和板凳比起来，优势还是很突出的。

我们的关系是从一次“擦玻璃事件”宣告破裂的。

那天我们班要举行一次大扫除，每个组分到了不同的任务。我的任务是扫地，这是相对轻松的活，而夏晚被分到了擦玻璃的行列，这种活需要拿着一块脏抹布爬上爬下，很不受欢迎。更不巧的是，那天夏晚穿着一条裙子。我在前面一听到她抱怨的声音，立刻做好了交换的准备。

我悄悄靠近夏晚，问：“你是不是不喜欢擦玻璃啊？”

夏晚说：“是啊！”

“那咱们换换吧，正好我也不喜欢扫地。”

夏晚说：“太谢谢你了！”

就在我准备说不客气的时候，一个人影晃过来，是板凳。他张口就喊出了夏晚的名字。我和夏晚对话，一直不敢直呼其名，他竟然随随便便地喊了出来，怎能不让我惊讶并生气。

板凳说：“夏晚，你是不是不喜欢擦玻璃啊？”

夏晚看了看我，回答说：“是啊！可是王涛已经跟我换过了。”

听她这么一说，我顿时来了精神，意气风发地说：“我们换过了！”

板凳的表情有点发窘，盯着夏晚说：“那你为什么不跟我说一声？”

“你不是刚刚才来问我吗？”

板凳开始耍赖：“我和你是同桌，为什么你跟他换不跟我换？”

我抢在夏晚前头说：“板凳，你别没事找事！”

“我什么时候没事找事啦？大家快来看啊，夏晚和王涛合伙欺负我啦！”

我说：“你给我闭嘴！”

他更加嚣张起来：“快来看啊！快来看啊！王涛在保护夏晚啦！”

因为实在气愤，也为了让他住口，我一巴掌推在他的胸口上，板凳胖胖的身体趔趄着退了两步，差点摔倒。出了这么一场洋相，他恼羞成怒，张牙舞爪地扑过来。

起初我还想解释两句，可一见他气势汹汹想要玩命的架势，只好硬生生地接了他几拳头。板凳脸上那种非把事情闹大的表情，把夏晚吓得手忙脚乱，腾腾腾地跑去办公室。当然，班主任被叫来的时候，我们已经不打了，教室里虽然挤满了看热闹的人，还是有不少劝架的。我和板凳被他们分别拉到教室的两端。板凳红着脸大喊大叫：“王涛，你给我等着！”我也喊：“板凳，你给我等着！”我们火冒三丈地大声嚷嚷，奋不顾身地往前冲，可就是打不起来。

这件事过去之后，我和板凳每次打照面都是一副苦大仇深爱理不理的表情。他不理我，我也不理他，我们之间反而相安无事。

有时候我怀疑，夏晚一改往日的作风把日记本放在家里，是不是因为我偷看她日记的时候，



被板凳瞧见了，他向夏晚告的密。

我的推测并非空穴来风。因为有一次我趁饭间教室里空无一人，偷偷翻看夏晚的日记本，翻着翻着，眼前一道黑影掠过，板凳提前回来了。

我急中生智，弯腰从口袋里摸出一块钱：“哦，我钱掉了！”

尽管我的演技那么出色，可毕竟时间太仓促了，他难免会起疑心。至于后来会不会向夏晚告密，这就取决于板凳的人品了。

6

我把卷子交给夏晚，然后带着美好的向往期待着和她进一步交流。可惜第二天中午，美梦就泡汤了。

最后一节自习课上，年级组长胖乎乎的脸突兀地出现在窗台玻璃上。他阴沉着脸，不疾不徐地把我带进了办公室。

他张口就说：“王涛，你胆子挺大的！”

我一下子蒙掉，不对呀，昨天偷卷子的时候身边连个鬼影都没有，怎么可能被发现了呢？我以为又是一个星期前我践踏草坪的事，就摆出一副很不以为然的表情：“我什么都没干呀！”

“用不用我提醒一下？”

“我真的什么都没干！”

年级组长决定不再饶舌了，直接瞪起眼珠子：“说说昨天你在资料室外面干什么了？”

我心头一紧，轰，眼前顿时漆黑一片。

我恍恍惚惚地意识到，一定有什么关键地方被我忽略了。很快，我的脑海里浮现出那扇半开半闭的窗户。

奇怪的是，年级组长自始至终都没有提窗户的事，但是他无意间说漏了一句：“别再狡辩了，明明有人看见你了。”我这才恍然大悟：有人告发了我。

那天，我在办公室里挨了整整两个小时的批斗，年级组长还说要把这件事写在布告上，让全校的学生都来看一看。我从办公室出来的时候，脖子都抬不起来了。我擦了擦脸上的唾沫星子，边走边推断是哪个恶心的家伙背后放冷箭，剥夺了我考高分的权利，伤害了我的尊严。真不知道这个人是怎么想的，我做了一件有利于学生的事，他竟然和老师串通一气反过来整我！可见此人不是和我有血海深仇，就是脑子有毛病。

顺着这个思路，我理所当然地想到了板凳。下午的几节课上，我有意无意地瞟向他的座位。一和我的眼神接触，他要么赶紧把目光闪到一边，要么干脆低垂着头假装想心事。总之就是不敢和我对视，这让我更有理由怀疑他。

课间，夏晚递过来一张纸条，问我饭间两个小时去办公室干什么了。我当然不能把实话告诉她，在布告贴出来之前，她还是知道得越晚越好。我随便编了一个理由，说是数学老师把我叫去补课了，听他讲了那么多，现在脑子都涨涨的。

夏晚也就放心了，又提醒我说：“卷子已经做好了，什么时候把答案给你？”我说：“你先拿着吧。”

夏晚绝不是出卖我的人，我也从来没有怀疑过她。

终于，放学的铃声响起，我最期待也是最担心的时刻到了。

从教室里涌出一股股溪流，汇聚在校园广场的大海洋里。在广场通往校门的甬道旁，立着一

块醒目的公告栏。

现在，公告栏前人头攒动。

我倚在二楼的栏杆上，注视着夏晚离开车棚后的每一个动作。她夹杂在人潮中上了甬道，在距离公告栏前三米远的地方站住，朝那边张望。这时候我的神经紧绷到一触即发的状态。

幸好甬道上你拥我挤，她还没有看清楚，身后就传来一大片催促声，夏晚只好继续赶路。很快，她在校门口转了个弯，消失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。

7

我抄了一条近路，一路狂飙，终于在通往河堤的路口把板凳拦了下来。

我一只脚踩着脚蹬，一只脚支在地上，挡住他的去路：“板凳，我找你有话说！”

他的目光闪烁了一下，尽管有点底气不足，却依旧不肯示弱，他仰着脖子回答：“那就赶紧说，说完了赶紧走，我急着回家呢！”

我问：“学校的布告你看了？”

“看了怎样？不看又怎样？”

“你就没什么要说的吗？”

“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”

我说：“别装蒜了，那都是拜你所赐！年级组长什么都告诉我了，他说是你们班的一个小胖墩告的密。你想想，小胖墩还能有谁？”

“反正不是我！你别想诬赖我！”

我说：“不管是不是你，今天我都揍定你了！”

“你以为我怕你？”

我把车子停在路边，把书包挂在车头上，撸了撸胳膊：“来吧，咱们老账新账一块算！”

他也学着我的样子撸了撸胳膊，脱口而出：“谁赢了，谁做夏晚的男朋友！”

“成！看我把你打成肉饼！”

“我把你打成柿子！”

叫阵完毕，我们猫着腰冲向对方的阵地，板凳的两只眼睛瞪得跟铜铃似的，嘴巴张得像锯开的水瓢，估计我也好不到哪里去。

我的两条胳膊努力向前伸展，依旧抱不拢板凳的水桶腰，而他轻而易举地就把我箍在双臂之间，不给我喘气的机会，一个劲地往里勒。这么僵持下去我早晚得窒息。和板凳这样的大块头较量，我必须扬长避短发挥自己身形灵活的优势，领悟到这个道理之后，我脚下一伸一绊，使了一个扫堂腿，“啪”，他应声而倒，四肢朝天摔在地上。

我毫不迟疑地骑了上去，一只手按住他的脖子，一只手捉住他的一只胳膊，腿压住另一只胳膊。他在下面动弹不得，发出困兽一般的吼叫。

我朗声喝问：“板凳，你输了没有？”

“我没输！有种你放开我！”

我得意洋洋：“我才不上你的当呢！”

我只顾说话了，一不留神给了他翻身的机会。板凳胖乎乎的胳膊抡过来，如同一记重重的铁锤撞在我的肩膀上，他顺势用脚一蹬，我立刻远远地跌出去，摔了一个狗啃泥。

板凳反败为胜，一屁股坐到我身上，把我压得眼前直冒金星。



板凳趾高气扬地嚷：“现在夏晚是我的啦！”

我说：“放屁！”趁他不备，我一只手紧紧扯住他的衣领。我一拉，他一挣，“嗞”，他的衣服整整齐齐地掉了一排扣子。

我借势将他仰面推倒，要一个蹩脚的鲤鱼打挺，一跃而起。

我们又来我往地打了二十分钟左右，直到夕阳的最后一团光影消失在河堤背后，直到我们的肚子开始咕咕叫，才决定休战。

我和板凳面对面站好，帮对方打掉身上的泥巴，以免回家后再惹一顿无妄之灾。

我说：“妈的不打不相识！”

板凳说：“谁跟你你不打不相识？顺便提醒你一句，以后别在我面前说‘妈的’，说一句我揍你一次！”

我不无鄙夷地说：“你个小不点还想揍我呢！”

这句话惹恼了板凳，他跑过来，一把抓起我掉落在地上的书包，朝河堤的方向抛出去。

我说：“我也扔！”

板凳飞快地冲回来抢书包，可惜还是晚了一步。我运足了劲，像掷铁饼一样掷出去。书包划了一个长长的弧线，“扑通”，坠落到水中。

8

我们分头找了半天，一无所获。水流湍急，早把它们冲走了。

我们拖着疲惫的身躯，从河堤上爬下来。

板凳说：“都怪你，没事找我打架！”

我说：“是你先告发我的！对了，你怎么知道我有卷子？”

“是夏晚告诉我的，是她主动给我看的。”

我说：“这不可能！”

板凳推车子准备走人：“不信？不信你问夏晚！”

我说：“问就问！谁怕谁！”

9

那是1998年的夏天，手机还没有普及，我必须煎熬地等一个晚上。躺在被窝里，我辗转反侧，夏晚怎么可能主动拿卷子给板凳看呢？她眼光有这么差劲吗？不！这绝对是无稽之谈！

蒙蒙眬眬进入梦乡，我又梦见我和板凳打架的场景。不同的是，画面里多了一个夏晚。在我一脚把板凳踹飞的时候，夏晚露出了疾恶如仇的表情，可惜的是，这表情是因我而发的。她怒气冲冲地说：“王涛，想不到你是这种人！我看错你了！”

我争辩道：“是板凳先告发我的！”

“可是，你为什么骗我？”

我说：“夏晚，我从来没有骗过你！”

她哼了一声：“那张卷子明明是你偷的，你却骗我说是你捡的；那天你去办公室，明明是老师在里面教训你，你却骗我说是去补课了！你是个大骗子！”

我张口结舌，无言以对。

板凳从五十米处爬起来，一转眼就跑到了夏晚跟前：“咱们走吧，别理他了！”